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二十七卷

女子与知识
易卜生评传
卖花女
新的文评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二十七卷

女子与知识
易卜生评传
卖花女
新的文评

罗素夫人 布兰地司 萧伯纳等 原著
林语堂 汉译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女子与知识	罗素夫人 (1)
-------------	----------

序言	(3)
----------	-----

(一) Jason 与 Medea 有没有两性的战争?	(4)
-----------------------------------	-----

(二) Artemis 妇女运动初期的奋斗	(11)
-----------------------------	------

(三) Aspasia 少年的妇女运动者	(19)
----------------------------	------

(四) Hecuba 做妇女运动的母亲	(27)
---------------------------	------

(五) Jason 与 Admetus 男子	(43)
------------------------------	------

易卜生评传	布兰地司 (49)
-------------	-----------

卖花女	萧伯纳 (85)
-----------	----------

新的文评	(187)
------------	-------

序 言	(189)
-----------	-------

新的文评 (J. E. Spingarn)	(199)
-----------------------------	-------

七种艺术与七种谬见 (J. E. Spingarn)	(219)
----------------------------------	-------

美学：表现的科学 (Benedetto Croce)	(226)
一 论艺术标准与材料选择	(226)
二 论艺术在实际上不负责	(227)
三 论艺术的独立之不可能	(228)
四 论艺术的特征	(228)
五 论表现并无分类	(229)
六 论翻译之不可能	(230)
七 对于修辞学统类的批评	(230)
八 统类名称所表示美学上的程序	(232)
九 论塾师启蒙的修辞学	(233)
一〇 论表现之相仿佛	(234)
一一 论翻译的比较可能	(234)
一二 论美为表现的价值或即是表现自身	(234)
一三 论各艺的专门之学	(235)
一四 论艺术的分类	(237)
一五 论艺术关系说	(238)
一六 论发表的动作与物用及道德的关系	(238)
一七 论美学上的评判同于美学上的创作	(240)
一八 论评判不能互相歧异	(241)
一九 论天才与鉴赏力之相同	(242)
二〇 他种动作与此相符之例	(244)
二一 对于绝对论与相对论的批评	(244)
二二 论美术史上及文学史上没有一贯的 进步	(245)
二三 与这条科例相抵触的各种谬说	(247)

二四 “进步”二字在美术史上的又一	
意义.....	(248)
批评家即艺术家 (Oscar Wilde)	(250)
译者赘言.....	(250)
一 论创作与批评.....	(251)
二 印象主义的批评.....	(255)
三 论静思与空谈.....	(260)
四 批评家的要德.....	(264)
五 批评之功用.....	(268)
法国文评 (E. Dowden)	(273)
批评家与少年美国 (Van Wyck Brooks)	(291)

女子与知识

(英) 罗素夫人 英文原著
林语堂 汉译

序 言

Hypatia 是（古代）一位大学讲师，遭教会当局的斥责，及受耶稣教徒的分尸灭体。这本书的命运大概也会如此，所以我把它叫做 Hypatia。我这边所写是我所相信，而且决不因为教会方面同类的斥责而取消或是更改。

Dora Russell

一九二五，一月。

(一)

Jason 与 Medea^①

有没有两性的战争？

近代生活的一种特色，就是夫妇间的口角范围扩大，跟现代战争一样，不但牵及个人，或是小团体，而且包括两性及社会的整个阶级。在往时 Jason 及 Medea 两人互相角斗而两位都不是十分模范人品，虽然各方表示他所代表性别的男性及所受的冤屈，他们两位都未曾想到用政治或社会改良方法来求一解决或是协调。自然 Jason 居在与暴烈反抗女性相对的反动地位，勾结国王及国家的势力——来压服，驱逐，但并不是来图补救善后。Medea——像许多才干超异的女子——因为遭男性个人及团体的蔑视及感觉他们的忘恩负义，窘急欲狂，并且因为明知法律对于女性素来只是一种把戏，所以跟近代的武力女权运动者取同一方法，作蛮横的抵抗。处于今日，我天天还可在日

① 依希腊神话 Jason 是希腊一国的太子到 Colchis 取“金羊毛”，历经种种艰险。后得一位女巫 Medea 之助取得金羊毛，回国与 Medea 结婚。不久夫妇被人充军，在流离国外时 Jason 遗弃 Medea 另娶新欢 Creusa，Medea 乃再用妖术杀死 Creusa 及其二子而逃。

报上读到母亲因为饥寒交迫投河自尽或是溺死儿女的新闻，我决不能将神话中的 Medea 只看作黑暗残酷古代的人物。至于 Jason，本来大家以为他是代表一个寻常的男子。

所谓性的战争起源于最近二十或二十五年间，女子为她们的国民选举权及正当发育而奋斗之时。没有女人要否认这战争是由我们开衅，就是说我们是反抗自有史以来不断的以男性压迫我们的制度的叛徒。照同样的讲法，也可以说阶级的战争是由无产阶级开衅。记得女权运动战争伟绩的人知道当日的经过的情形是这样的：我们提出我们公正的要求，人家只加以非笑。我们只好回骂——几世纪受横加压迫的本性与智力所蓄藏的愤怒，穷窘，绝望一齐发泄。男人用臭蛋掷我们作回敬，我们以打碎窗户为还报，他又以牢狱、苦刑来作对付方法。人类是容易忘却的，所以我们应该记好以上所说的是最近的史实，并不是近代 Jason 用来恫吓胆小者所好描写的将来性别战争的惨剧。

性的战争有没有存在呢？在过去时代是有的。说起真是一场丑戏，而且倘非有更丑的欧洲大战发生，也不会这样早的和平了结。因为我们有功于歼灭我们自己的嗣裔，在一九一八年，他们给我们选举权，也同样的赐给几个 Dames 及 M. B. E. 's (即 Memb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的勋位。如果我们照 Medea 的办法，男人照例必定要生气。他将这选举权只给比较老的女人，他们所谓较安分守己的。受爱国及婚姻制度（依照普通女人的婚姻观念）所磨练出来的结果，可以使较年老的母亲牺牲他的儿子，比年轻的女人牺牲她的情人还要甘愿。其实这未必是由磨练所致。如果女子得凭依她的良心思想发言，动作，也

许我们要发现，平均起来，女子的爱她的情人比爱她的儿女还要强烈。母亲爱子的本性——真的，不是假的——较罕见，但是有这本性的时候，也较恒久。

还有一种答许到今日还未见履行——因为现在没有政治家能明晓性的问题跟阶级战争一样的基本重要，而且比国际贸易及帝国的发展还基本重要——这个答许就是要使女子与男子享条件相同的选举权。大战时期的特色就是男女的亲爱合作（“good fellowship”）跟各阶级的亲爱合作一样。那时候，大家意见以为女子已经显露她们的本色，从此以后，无论公私，男女两性是要互相提携。大家以为性的问题已经解决，此后一切不平等将逐渐铲除。因为有这个答许，这个半胜利，妇女运动者主张媾和，而放弃他们的武力手段。

但是 Jason 总是滑溜溜的不易捉摸。他是名战士（请你注意），而且是个君子。既然不得公然开战，他便散队截击。他把出嫁的女人打出她们最相宜的位置——教书及做接生医生——虽然以婚姻为理由而禁止妇女操社会职业是法律所不许的。他骗夺失业的女人应有的保障，比他骗夺失业的同性的保障还要狡猾，还要残酷。他不明白妇女在工界及专门职业界的竞争是户口压迫力的竞争而非两性的竞争，他拼尽死力要把妇女逐回居住家中仰人鼻息的位置，逐回入不敷出穷苦万分的生活；然后等到她因为生育儿女加增男人及自己的穷困，要求防制这声势汹涌无可逃避的生育怒潮时，他只站在旁边非笑。但比这些散队截击更可怕的就是以宣传做防敌的“烟障”。虽然妇女运动者大部分已停止进攻，凡能辱骂糟蹋妇人的人，无论古今，都能在平民的日报上得广大宣传，及取得寻常书局的马上同意。

这种是极狠毒的宣传。例如那些讲时装的杂志告诉我们，现在幸而渐渐复到祖母先辈的时风；在别的地方我们听人家恭维现代女子的坦白无伪，接着便警告我们不要要求平等的薪俸及平等的机会。（见一九二五年，正月四日 Lovat Fraser 在 The Sunday Pictorial 所著的一篇妙文）还有，我们听说，女子并没有好好利用她选举权的机会，如工党执政时期一样的没有利用机会，做些事业；不然便听见报告说所有女子候补（议员）全部落选，虽然工党票数之所以逐渐增加，是大部分靠着一些有知识明白目的及手段的工界女子的投票及她们的组织宣传。现在有许多中等阶级的女子，来做这些工界女子的援助；她们在一九一四年战乱时期还很年轻，能够感觉不满于当时的战时政治，而在一九二四年又年纪已大足以取得国民的选举权。还有几十万在二十至三十年纪之间的别种妇女，做母亲的，专门职业界及工界的妇女，不久也要起来作有力的表示。在于这一类的女子，平等原则与呼吸空气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她们也没受过传统的压迫，也没经过挫折的挫折。我敢说，如果工党的组织不这样的受男性心理所支配，视男女平等选举权案为比较不重要，工党也不至于在一九二四年这样的大败。如果廿一岁的女子能得选举权，工党的候补议员必能多得票数。我曾看见过年轻的母亲在选举场外呜咽叹息，因为她们不得解决她们自己及她们子女的将来的选举票。至于女子候补议员的失败，无论谁，连作反宣传的写社论者在内，都明明知道，在她们所隶属大多数的选举区域，即使有男子候选，工党本来万无当选之理。在这一点上，Jason 在党部里头也表示他久已闻名的仗义精神。

我并非要证明女子为那一政党投票（比如工党）与她们的提倡女权为比例。但是私意确以为将来有最大贡献于妇女运动的思想及解决实际困难的人，大部不在于中等阶级女子而在于有进步思想的工界女子。有一位最顽梗的反对女权者，即 *Lysistrata*（《女子之将来》）的作者，一位公然反对民治主义者，他所据以立论抨击女子者，都不外在上等及中等阶级所观察的事实，几乎不超出于夜间娱乐所及城郊的跳舞场的范围以外。照他看来，什么都是我们不是。我们最大的罪状是“谤渎人生与男性”；第二罪状便是不能事先防止致令食物装入罐头；其次便是恪守中世纪和尚及骗人的清静教父兄所灌输深入于我们脑中节欲派的人生观念及性的观念。实业革命也是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放弃纺织、磨磨、事炊的职务。医生的罪恶也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不会继续维持开发草方涂敷药石的天职。我们应该负责，因为不会发明无疼的生产法，以致我们的儿女额上有接生仪器的疮疤，这些仪器本来只用于救活母亲之用，而且这些儿女未曾在他们不仁的母亲怀中乳哺。（Jason 听啊，战争是没有疮疤的啊！）我们将何以自图补救，何以赎回前愆？我们这些胆大妄为的人竟敢希望科学在母身之外制造婴孩，我们应该再低首下心担承妇人全部的职务。我们应该投票来恢复贵族。^①我们应当废止罐头食物，自然我们须再一面纺织，一面哺养一年生一个的婴孩，如果必要时候，不妨溺死或葬送婴儿，因为节育的事是悖逆天道而且使男人不乐。在我们闲暇之时（在现

① 我想这里有一个妙法。女子既然不能列席上议院，我们可令贵族的夫人，照 Atholl 公爵夫人的例，做她男人选举区内的下议院代表。这样一来，近来自旧党员所感觉恢复上议院的否决权的需要，也就可以免省。

此仁厚的制度之下，我们自然有许多闲暇），我们须研究发明饮食或体操的方法，使我们分娩时不觉痛苦，倒会快乐。

这个笑话吗？不，不，Medea，这是一个男人，名叫Rousseau，由坟中回魂。不久以前，他曾经对那些束腰及穿一打里裙的女子讲这种话。她们学问知识够不上跟从Voltaire，所以他们听信Rousseau所谓“自然之指导”。过了不少时候，他们便发现人家骂她们比男人未受教化，类猿，无理智，不适宜于参加公众的生活。所以她们再想学好，怪可怜的，接后便是那可怖的“实业革命”，由是而食物跑进罐头里头。到这田地，她们便有点恼恍迷离，莫知所之，这也可以原谅，如一切人类本可原谅。有人归罪于科学，有人归罪于文明，有人归罪于肉商的联会及面粉厂主，但是真正的罪魁依古来的常例，还是女人。众口同声喝她不是——她生育儿女太少；她生育太多；她是野猴；她是装饰的玩偶；她是清静教徒；她是伤风败俗的小娼妇；她未受教育；她书念的太多。本来人家骂她的束小的细腰；现在人家骂她身材太不妖娇，有似男子。著名的外科医生发表意见，说现在女子似男性的身材及她所用软的橡皮胸襟及贴身马甲将来必致亡国灭种（见我素来最无限佩服的Sir Arbutnot Lane最近所著一文，登载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廿八日，The Weekly Dispatch）。这民种经过四百年的（男人的）铜甲及十八寸腰束的压迫，倒还强健如故；而且这民种本来比不上中国民族体质的坚强，而中国人本来却是以男性的身材为理想，中国妇人也决不能说有躲避生育的责任。再一种人说女医生没有胆量来管理分娩的事，他们很轻易忘记，自世界开始以至最近的现代，在古今妇人所必经过的分娩痛苦时期，都是由女人互

相管顾。Jason 所说的话有道理吗？Medea 的愤怒也是有道理吗？我们不要问双方的争辩者。我们只须请 Hypatia 用考究事实的理智，来替我们找一条出路，来免除这回争辩所致的烦扰纠纷。

(二)

Artemis^①

妇女运动初期的奋斗

上世纪妇女运动的奋斗刚开始的时候，最为社会所见称的女子的美德就是美貌与无才。批评妇女运动的男子须记得妇女运动所由生的境地，及影响这运动方向的当日通行道德。在当日老丑的妇女常要遭人非笑；稍有才智的女子也要受人冷眼。一位男人娶一位年轻美貌含羞的新人，而经过一年的结婚与一回的生育，将她变成一柔和顺服的主妇。貌丑的或是聪明的妇人，大半须吃大亏。不但在她们年轻时期受人摒弃，享不到天然的愉快，而一待她们成了“老怨女”时候，也要受一班人的讪谑奚落。当然喽，女人要用人工方法来增加她们的美，及蔽塞她们的天才。男性的风俗与宗教所规定女子应守最严格的忌讳，就是关于性的知识。女子的贞洁须赖愚昧以保存，连做主妇及母亲的人说到她身体上的变化也算近于非礼。这种传统思想入人

① Artemis 希腊神话中司月及田猎之女神。在拉丁文中作 Diana o Artemis，是一位处女，而司分娩，为妇女之神。

之深，及他的遗害于妇女，真是不易量度。

在往时与今日，人家总是指骂妇女运动者，说贞节与对于身体的轻蔑，都是她们制造发明出来的。这种可笑的话可由历史的事实辩正。初期的妇女运动者只是历史与传统的势力所形成，在她们反叛的时期，她们不能不如此。今日男性与女性所要攻破那蠢笨的女子的理想，实发源于耶稣教的节欲思想；除非圣保罗是一位化装的女子，我总不明白何以这最害女子的女子名分思想须得由她自己负责。在西欧未信耶教的时候，北方蛮族的女人享到同她们丈夫粗率平等的权利。在古代的史诗中我们看见这些强健的女人，做英雄的妻，欣然的论功行赏，雪辱伸冤。她们并没有屈身献媚的需要，凶蛮而倔强，她们还是野人的相配的平等的伴侣。

过后便是和尚，女人包头巾，朝服，勇士，诵经，礼堂，及虔诚温柔的上下回眸顾盼的时期。本来随性自然，或爱恋或愤怒而膨胀跳动的野族胸怀，现在也会惊惶也会吁叹。Brunhilde（女侠^①）的情火已灭，她光亮的崖石已成一片荒墟。Agnes 与 Mary（女基督教徒）坐在树阴底下喁喁谈心。倘使她们不是温和与长于孕育，初期的节欲主义也许要兴义师来向那位妖魔——女人——问罪。幸而一条灵魂尚得保存，她只好混过没世无闻的一生，希望在世忍耐顺服，也许在天上可得一顶美丽的冠冕以为还报。后来来了清静教徒，连这一点希望都由她夺去，派定在此世只有丑恶及否认肉身，在天堂只有一群穿浆硬领白卧衣的人，带着鼻音唱他们的丑调来淹没他们更丑的丑相。

① Brunhilde 是日耳曼族古代史诗 Nibu' ungenlied 中的一位女英雄。